

平塘镇治所的变迁

罗本森

平塘镇地处信宜市东北部山区,紧连罗定市边境,全镇辖21个村委会,人口6万多,是纯客家镇。解放后镇治所历两次变迁,说起来还有一段历史。

过去,信宜东北部山区是瑶人居住地。明朝嘉靖年间,两广各地瑶乱不断,此起彼伏。明万历(公元1576年)年间朝廷命两广调官兵二十多万,分十路进行铁壁合围。平定之后,并将罗定升格为直隶州。又析东山地置东安县,析西山地置西宁县,平塘当时属定康都,划归西宁县管辖,由于这次大规模围剿,瑶民被赶走,使到大片土地归汉人管控。此时从福建、江西、湖南及广东韶关、乳源、翁源、梅县等地迁来大批客家人落户开发。这些客家人,保持自己传统习俗,语言又自成一统,被称为“涯话”。他们安营扎寨,炼山开荒,艰苦奋斗,开出新田新地,勤力耕种,建起一个个家园。在生产、服饰、饮食、居住、婚姻、丧葬、节庆、娱乐、礼仪、信仰等都有自己的风俗。

乾隆二十一年(公元1756年)平塘复迁信宜县管辖。清光绪年间设林桐堡,下分15个甲。1940年设立林桐乡,乡公所设在沙子村光镇公祠,下有林超、林中、双罗、上中、北永、云雷等小乡。1950年5月平塘属合水区管辖,下辖21个村和农会,进行土地改革。1952年12月,平塘下辖新中、黄龙、沙子、罗排、湾龙、林桐、倒流等7个乡,而甘垌、北南、北中、湘麓、罗峰等5个乡归钱排区管辖。

1956年高级社时,成立沙子中心乡,下辖沙子、林桐、黄龙等乡。替棉、北永乡归属钱排区管辖。1957年平塘把沙子、罗排、湾龙、林桐、倒流、新中、黄龙合并为沙子乡。甘垌、北南、云开、湘麓、罗峰合并北中乡。1958年5月县再把甘垌、北南、湘麓、罗峰、北中等乡划归沙子乡



管辖。1958年撤销乡镇,全县成立8个人民公社,平塘属合水人民公社。下分新中、沙子、罗峰、平塘、北永等5个营。

1960年全县分16个公社,242个大队。平塘从合水分出,成立平塘人民公社,下辖13个大队,3个场,下设293个生产队。1961年11月合水设区,平塘设平塘、北永、沙子等3个公社。1963年由3个公社合并为平塘人民公社,下辖21个大队,543个生产队。1982年撤公社成立平塘区,21个大队改称为乡,1986年改称平塘镇,乡改称行政村。

平塘公社当时不通公路,而平塘村可通小船,为了交通便利。因此平塘治所始设在平塘村,这里山岗多,很少开阔地,公社办公楼原在河边,1972年被洪水冲成危房,便搬到半山腰上重建,四合院式,三层楼,有一百多套房,每位干部一间房,既办公又住宿。公社办公楼下一条公路,路下是中学教学楼,中学下面是一个长型的小山窝,便有一条小

街。民房很少,都是供销社、药店、银行、邮电、卫生院等单位的所在地。周边人口不多,无法形成墟期,农副产品销而无路,被人们称之为“落井官厅”。

1993年,镇党委政府考虑到此地没发展前途,城镇化建设成了“天花板”。便搬迁到林桐村,这里较为开阔。新建的镇政府办公楼五层,纯办公楼,干部职工另建宿舍楼。中学、银行、邮电、卫生院等单位也随着搬迁,群众也纷纷迁来建起新楼,形成了两条街道,成为各种生活、文化设施配备完善、交通便利、绿化美化的客家小镇。接着整治一河两岸,开通上千米绿道,成为人们散步休闲的好去处。小镇紧挨着被称为“信宜新八景”的石印飞瀑,水口处有一峡谷,左边狮子山,右边象山,中间是倾斜的河床,有时会相互对撞,清脆的笑声在菜园里回荡,一派幸福祥和农耕图画。

每当蔬菜丰收,菜园里便飘满喜悦。番茄红得透亮,咬一口汁水四溢;豆角长得饱满修长,炒肉、清炒都鲜香可口;南瓜圆滚滚地躺在地里,切开后满是清甜的果肉。我们种的蔬菜总是吃不饱,用竹篮装满,分给邻里街坊,或送到小区门卫室,让门卫们尝尝。看着大家吃得津津有味,说着“自己种的菜就是香”,我们心里比自己吃了还甜。记得有一年,种的芥菜特别丰收,吃不完便晒干做成咸菜,分给朋友及农村的亲戚们。有时傍晚,全家人坐在菜地边的石头上,看着满园青翠,闻着蔬菜的清香,聊着家常,偶尔发发呆,晚风拂过,带走一身疲惫,那份惬意与安宁,是城市里任何喧嚣都无法替代的。

我孙子两岁那年,在菜园的角落种了一棵小小的仙人掌。在我们的帮助下,他笨拙地挖坑、栽苗、浇水,小手沾满泥土,却一脸认真地说:“我要看着它长大。”还叫我为这棵仙人掌挂一个牌,写上“王松蔚树”这棵仙人掌也真争气,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,一年比一年茂盛。几年后,它长得比小孙子还高,肥厚的叶片泛着深绿色的光泽,甚是可爱。邻居们谁有个磕碰伤痛,便摘一片仙人掌,去掉尖刺,捣烂后敷上,总能缓解疼痛。孙子对这棵仙人掌感情极深,每天放学都要去看看它,给它浇水,和它分享学校里的趣事。

然而,这样的美好时光终究没能长久。随着城市开发的脚步逼近,前年,开发公司终于要动工建楼了。那天,推土机的轰鸣声打破了小区的宁静,我们赶到菜园时,看着熟悉的菜畦被无情推平,未来得及摘的蔬菜被碾压,甘蔗、木薯倒在地,心里像被刀割一样难受。奶奶们伤心地抹着眼泪,我和老陈、老邓、老柯站在原地,久久说不出话来。

最让人心疼的是孙子。中午下课后,他疯了一样冲向菜园,看着那棵陪伴了他八年的仙人掌被推土机铲起,散落一地,瞬间大哭起来。那一天,他饭也没吃饱,躲在房间里,泪水打湿了作业本。

后来,我孙子写了一篇题为《我的仙人掌》的文章。文中写道:“那棵仙人掌是我亲手种下的,它陪着我长大,像我的朋友。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,看着它翠绿的叶片,就会觉得十分开心。现在它不见了,菜园也不见了,虽然在远处建了高楼,但我一点也不开心,我常常想念它,想念那个充满笑声的菜园,想念爷爷浇菜的身影,想念奶奶摘菜时的笑容……”

如今,那片菜园的遗址早已建起了高耸的大楼,号称“茂名的天河城”,钢筋水泥的丛林里,再也寻不到当初的青痕。可每当我路过那里,总会想起开荒时的艰辛,想起播种时的期待,想起丰收时的喜悦,想起全家人在菜园里的欢声笑语。那片闹市狭缝里的菜园,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蔬菜,更承载了我们一家三代人的情感与记忆,见证了劳动的成果和乐趣,也教会我们珍惜生活中的美好。



绿花红,碧色苍苍。这里的池塘、溪流、山岗和田野纵横交错,构成了一幅宛如画卷的自然风光,到处都是唐诗宋词的境地。漫步在石板路上,感受古老的文化气息,或是坐在石上,看着静谧的小河,享受一份宁静和惬意。

小镇建设渐入佳景,一步一层天。近年在完善石印风景旅游区的同时,又建起“马安竹海”风景旅游区,以万亩毛竹为基调,青山绿水,云雾飘渺,构成一方世外桃源。平塘还以其田园风光、纯生态景色和特色美食吸引着众多游客。比如脆角豆豉煲腩尾、茶香肉、簸箕炊、百解凉粉、紫苏河鱼煲、大锅全狗、砵仔鱼、客家豆腐酿、猪大腩冬笋、腊肉炒竹笋、全竹宴、竹筒酒等,为人们“舌尖”添上祝福,都能够给你带来别样情趣的生活体验。且能欣赏到传统的民间艺术和工艺品,比如唱涯歌、舞春牛、木雕、竹编、榄核工艺等等。让你能够领略到当地客家人的独特风情趣俗。

城市的脉搏总在钢筋水泥间奔涌,我深有体会。十多年前,我们小区门前那块被遗忘的空地,恰似闹市褶皱里的一方秘境。那是开发公司征而未用的闲置地,荒了不知多少春秋,杂草杂树疯长到人头高,枝蔓缠绕着裸露的泥土怪石,嶙峋的石缝里藏着蛇鼠的踪迹,平日很少有人敢靠近。每当风吹过,杂草簌簌作响,倒像是这片荒地独有的叹息,直到10年前秋后有一天,我们几位退休老人一起散步,看着这片荒芜的土地,眼中燃起了开垦种瓜菜的欲望。

我和邻居老陈、老柯、老邓合计着,要在最靠近小区门口的地方,开辟出一块属于我们的菜园。说干就干,我们翻出家里尘封已久的砍刀、十字镐和锄头,这些农具在墙角搁置多年,早已锈迹斑斑,却在那一刻重获生机。开荒的日子里,晨曦还未穿透迷雾,我们几位退休老人便已踏着露水来到空地。砍刀挥向茂密的杂草杂树,刀刃与枝干碰撞发出“咔嚓”声响,汗水顺着额头滚落;锄头挥向野草覆盖的干草的红土,一锄下去只能掘出二寸深,十字镐对付顽固的石块格外费力,每一镐下去,手臂都震得发麻,虎口被磨得通红,没过几天便起了厚厚的水泡,我们都不言退缩,我们几个年轻时期都在农村干过活,这点劳动算什么?

平整地块更是个细致活。我们要把翻出来的碎石块一块块捡走,再用锄头将高低不平的土地铲平,把土块敲碎,然后沿着地势起出整齐的畦畦。菜畦的宽度、高度都有讲究,既要方便浇水施肥,又要利于蔬菜根系生长。那时的我们,仿佛成了最较真的农夫,对着每一寸土地精雕细琢。傍晚时分,夕阳将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,全身的衣衫都被汗水浸透,紧紧贴在身上,散发着泥土与汗水混合的气息,可看着渐渐成型的菜畦,心中的成就感便冲淡了所有疲惫。

播种的季节总是充满期待的。我们

每到寒冷的冬天,我总会想起祖母,想起和她共用火笼取暖的时光。那是物质还匮乏的年代,在粤西我们客家人聚居的地方,一只火笼,往往就是一家人整个冬天的暖意所在。

这竹骨编成的客家旧物,如今在城里快绝迹了。它浑圆,拙朴,竹篾被岁月和无数双手摩挲出温润的琥珀色。在我于小城度过的童年里,每逢冬日,祖母便会从杂物间的角落将它请出,用抹布细细擦拭,仿佛迎接一位老友的归来。那时的我总觉得,那不是一只普通的竹篾,那是祖母的魔法匣子,专为对抗漫长湿冷的冬日而存在。

天光未亮的霜晨,寒气能沁透窗玻璃。祖母已在厨房忙开了。她从那烧煤球的炉子旁,小心地钳出几块夜里烧透的、中心还透着暗红的炭,稳妥地放入火笼底部的铁钵。她的动作那么轻,仿佛那些炭是沉睡的、怕惊扰的活物。然后,她拿起那个旧陶罐,舀出雪白细腻的草灰,像最耐心的园丁覆盖珍贵的种子,均匀地、轻轻地撒在炭火上。这层灰是关键,不能厚,也不能薄;厚了,热气透不上来;薄了,火气太燥,容易烫着。这份分,是祖母几十个冬天揣摩出的学问。最后,她总是习惯性地伸出右手手背,在篾口上方极快地一

怀念闹市狭缝里的种菜时光

王如晓

分头去农资店挑选菜种,请老板细心地给我们介绍每种蔬菜的生长习性,哪些适合春播,哪些耐得住夏热,哪些能扛过秋霜。回家后,我们挑水将菜地全部灌溉,然后按照季节规划,在松软的土壤里撒下希望的种子。春天撒下番茄、生菜、油麦菜的种子,看着嫩绿的芽尖破土而出,像是大地睁开的惺忪睡眼;夏天种下南瓜、豆角、苋菜,藤蔓顺着竹架攀爬,缀满青红相间的果实;秋天播下洋葱、芥菜、菠菜,寒霜过后的蔬菜更添清甜;冬天也不闲着,在菜畦里种上耐寒的麦菜、大蒜,让寒冬里也有一抹鲜活的绿意。

施肥、除虫也不敢怠慢。我们种菜不用化肥农药,我们分头去找农家肥,有人收集人尿,有的买花生油渣,有的收集厨余垃圾堆肥,去郊外的河沟里捞肥泥,晒干后碾碎了当肥料。每次施肥,我们都小心翼翼地将肥料埋在菜根旁,生怕伤了幼苗。除虫更是个耐心活,清晨带着露水的菜叶上,常常会趴着蚜虫、菜青虫,我们便戴上手套,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捉拿,有时蹲在菜畦边就是大半天,腰酸背痛却乐此不疲。

小菜园早已成了我们几个家庭三代人的乐园。长辈老人退休后无事可做,菜园便成了我们的精神寄托,每天雷打不动地去菜地转几圈,拔草、浇水,嘴里还念念有词,和瓜果蔬菜对话。老奶奶们则喜欢在菜畦边种上几株山草药和甘蔗,还说山草药比西药好,对孙辈们尤其亲和,甘蔗成熟了给孩子们当零食吃。有时后生一帮下班回来,换下工装便直奔菜地,在劳作中释放一天的压力。最热闹的当属周末,几家人的孙子

祖母的火笼

何志坚

“噗”的一声轻响,带着焦香的甜味便丝丝缕缕地飘散出来,像一个小小的、美味的信号。祖母用火钳挑出来,吹吹灰,那芋头或花生便到了我手里,烫得我左手倒右手,剥开了,是满口粉糯滚烫的香甜。祖母在一旁看着,嘴角漾开细细的笑纹,那被炭火映亮的眼眸里,是融融的、化不开的疼爱。那火光跳跃在她脸上,每一条皱纹里仿佛都蓄着暖意。

白日里,祖母的火笼是我忠实的伙伴。我做功课,脚冻得发木,便将穿着棉鞋的脚搁在火笼那光滑的提梁上。温热透过鞋底,一丝丝、一缕缕地渗进来,那暖意爬得慢,却爬得深,像有看不见的根须,一直扎到冰冷的骨头里,将它缓缓地舒展开。看书看得入神了,手不知不觉又凉了,只需向那篾口一撩,便又被那团柔和的光热拥住。有时,洗好的袜子、手帕潮潮的,祖母便会接过去,轻轻地覆在火笼上,不多时,拿出来便是干干爽爽的,蓬松而温暖,仿佛吸收了阳光与炭火

的双重魂魄,也浸透了祖母手掌的温热。最是那样长夜漫漫。窗外的街巷早早安静下来,湿冷的黑暗无边无际。我便挪到祖母的房里。一盏黄灯泡悬着,光线昏朦而收敛,恰好照亮我们祖孙二人。我挨着祖母坐着,脚下是暖烘烘的火笼。祖母有时低声讲着从前的故事,那些话语被暖意烘得松软;有时我只是静静坐着,各自做着针线或看着书。四下里静极了,只偶尔听得炭块极轻地“哗刺”一声,迸出几点转瞬即逝的金星,仿佛寂寥本身发出的、短促而温暖的呓语。那温暖,是从祖母备下的这小小的竹篾里散发出来,将我和她轻轻环绕。

后来,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我们再用很少用火笼了,开始用上各式各样的取暖器,它们发热很快,恒温可控,却再没有那种带着草木气息、需要等待和照料的暖意。虽然祖母早已故去,可那些被火笼烘得蓬松温暖的记忆,却甚为珍贵,总在寒冷的冬季里悄然浮现,温暖着似水流年。

1976年,在那些防震的日子里

陈东亮

1976年是我国极不平凡之年。三颗巨星的陨落,已让全国人民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,而各种天灾的出现,更是让我国雪上加霜,特别是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,造成唐山市80%以上的房屋倒塌,二十多万人的生命瞬间被夺走。此次大地震震惊了世界,也惊醒了国人防震避震的安全意识。此后我国不少地区开启了持续数月的防震模式:很多单位、家庭都在住地附近的空旷处搭起了帐篷或小木屋、茅草屋,作为临时的防震居所。对此,如今但凡六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。

当年的8月中旬,我高中毕业后与当地30多名城镇知青一起“上山下乡”到了附近的农场。我们到了农场,先在场部参加培训数天。这时刚处于防震期间,农场安排我们白天在室内上班(也安排了两次到相关厂、队参观学习),晚上在露天球场住宿过夜。每人发一张塑料布,自备小枕头、床单,没有帐篷。我们将塑料布一摊就是就枕的床了,可谓席地而卧。八月中旬暑气正盛,就算到了夜晚,白天的热浪迟迟未能退去,我们睡在球场的灰沙地板上,犹如煎鱼一般,尽管时不时有丝丝凉风吹来,也难以吹去地板上不断升腾的热气,豆大的汗珠依然不停地滚动,我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,常常盯着碧蓝的星空和挂在空中的那半轮月亮出神,看着那稀薄的云絮慢慢变幻,听着夏虫不知疲倦的歌唱,直到凌晨时分才能睡着。

几天的学习班结束后,我们30多人被分配到若干个连队。我与另外三名知青一起分到了离场部约5公里的偏僻小队。此连队居住环境还不错,共有三横两纵5幢职工住宅平房,还有会议室、学校、职工饭堂等几幢配套建筑物,规划比较合理。全队有60多名职工,连家属在内约100多人。我和另一位男知青被安排到一间单身宿舍,与一位老职工同住一室。因防震需要,我们晚上暂不能入住此室,而是到另一幢宿舍前空地搭建的防震棚入住。为了安全起见,每天夜里连队都安排人员值班。我们新来的几位年轻人自然少不了要值班,从夜间10点开始,每2个小时轮一班,每班只有一个人。那时,我们连队还没有用上电,到了熄灯睡觉后,全队漆黑一片,伸手不见五指。去巡查时只能用手电筒。我的值班时间大多是在零点到2点,或2点到4点之间,这是最困最难的时段,也是夜深人静,令人生畏的时段。巡查时常遇到猫、狗或老鼠突然从哪里窜出来吓你一跳。更令人心惊的是,按要求值班人员每半小时就要去看看水井是否有异常。而水井离居住地有一段距离,沿着斜坡走一百多米到饭堂旁边,其间还要经过一家农村小院,小院门前有一大狗把守,每经过一次都会引起大狗的狂吠,有时还被狗追着跑。水井旁边有一棵高大的黑槐树,在夜里显得格外阴森,水井外面是一片开阔的田园、菜地,对面是橡胶山,在黑暗寂静的夜里,对于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小青年来说多少有点害怕。当然,后来每天凌晨被星戴月独自上山割胶数月后,胆子越来越大,与之对比这一点根本算不了什么。

在防震棚居住有时遇到下雨就很麻烦。棚顶多数用禾草加一张塑料布遮盖(有些人家加一层木板),但雨水太大时还是避免不了会漏雨,此时不管怎样,都要起来避雨,或索性回房间过夜,只不过是有些提心吊胆。这样折腾一夜,休息得不到保证,精神萎靡,但第二天照样要出工。不过有一段时间连续下雨,一连几天都不用出工,天天集中在会议室开会学习,在地震的阴影下烦闷地消磨着时光。

在防震棚过夜的那些日子里,发生过一宗让人心惊肉跳的事件。一天夜里,大约晚上9点多的时候,天空乌云密布,电闪雷鸣,雨水伴随着雷声骤然而至。在防震棚准备休息的人们陆续回到房间避雨。而有一位老工人在防震棚准备下床时,正好一个响雷劈下来,雷电沿着棚顶的晾衣铁线将刚刚双脚着地的他击倒,随之不省人事。其妻一阵呼叫,几乎把全队的职工都惊动了,纷纷前来围观,大家七嘴八舌,有的说快抬上床,有的说快叫救护车,有的说快叫连队卫生员来打强心针,大家一时手足无措。这时,连队的一位精通无线电的韶关知青也到了现场,他果断地说:大家别动,让我来。说着用手按压他的胸部,做起人工呼吸来,又牵着昏迷者的手,接着按摩他的腿脚,如此这般地忙碌着,数分钟后老工人终于发出呕吐的声音,醒了过来,他望着大家说:“那么多人都在这里干什么?”他妻子在惊恐中缓过神来,故作镇定地对他说:“没什么,大家在这里聊天呢”。从防震棚出来后,那救人知青对大家说,对于这种情况,要尽快做人工呼吸,不能注射强心针,否则事与愿违。不一会儿,场部卫生院的救护车来到了,把伤者送往医院进一步观察治疗。几天后,伤者完全康复回到连队。大家都称赞这位知青有知识、有胆识、敢担当,出手果断。伤者的家属更是对这位救了亲人一命的知青感激涕零。

事情过去将近五十年了,在那年的防震日子里发生的一些事情,我还记忆犹新。特别是这起老工人受雷电击昏而被知青救醒一事,更让我刻骨铭心。如今,每次忆及此事,我都无比感慨,由衷敬佩这位知青,并常常向身边的人提起。